



# 柴火滿院

□楊小霜

夕陽西沉時，從七伯家的門前經過，一股蕭瑟之氣從四面八方湧來將我團團圍住。門前那棵棗樹未能挺過歲月的煎熬，已經枯死了，才不過幾年的光景，七伯的院牆就坍塌了一部分，石頭壩子裡長滿的藤蔓枯萎了，房頂山的黛瓦也有一種支離破碎的況味在裡面。面對院子裡消失的那一堆柴火，我久久不能釋懷。

夏季，村莊的中午很熱，村莊裡的人都喜歡早晚做農活，除草、放牛、撿柴火等。穿過山林的時候，不遠一段路就能見到一堆又一堆碼好的柴垛。起先人們都沒有過多地在意，以為是哪家為了秋收而存的柴火，直到村裡的人在做農活的時候，開始議論起七伯娘的病，我才知道這些碼在路邊的柴火代表著什麼。

七伯的個子不高，不到一米六，背有些駝，因此看起來就更矮了，加上年齡比較大，頭頂又纏著青絲頭帕，便成了一個個性十足的小老头。我們經常在山林中遇見七伯，有時候他背著成捆柴火，更多的時候則用繩子綁在柴火上，用肩膀拖

著柴火滑。他行走的速度很慢，看起來踉蹌踉蹌，像是任何一陣風都能將這些柴火吹倒。若是村裡的大人們遇見七伯，便會讓七伯在後邊跟著，主動承擔背柴火的任務。可七伯總是以各種各樣的借口把村裡的大人們忽悠走，等完全看不見大家的時候，七伯又悄悄地返回，重新背上一捆柴火朝家走。但七伯經常被村裡的人“抓住”，大家都知道七伯是“慣犯”，每每從山林中歸來，見著路上有成捆的柴火，大家都會幫忙七伯背回院子裡。到了秋季，七伯的院子裡堆滿了柴火，可七伯並沒有想停下来的意思，可能在他心裡覺得，這些柴火遠遠不夠。不管多忙，他一定都會去山林裡轉轉，每天雷打不動地背一捆柴火回來。

村裡的人已經很久不曾見過七伯娘了，聽長輩們說，七伯娘進了縣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裡。村裡的稻草基本上都收割完了，唯有七伯家的稻穀還長在田野之中，一些熟透的稻穀已經掉落在田野裡。但七伯並沒有選擇去收割稻穀，而是一整天都待在山林之中，不停地撿柴火。村裡的人都建議七伯先去收割田裡的穀子，但七伯

太犖了，他要去撿柴火。最後村裡的人拗不過七伯，因此大家花了一整天的時間，將七伯家的稻穀收割了回來。

冬天來得很快，所有人都沒有想到今年的冬季竟然來得這麼猛烈，才臘月初村裡便開始下起了雪。七伯家的柴火從院子裡堆到了石頭壩子上，連豬圈、牛圈也被圍了起來。七伯娘是村裡的人接回來的，而站在田埂上的七伯沒有任何表情，他默默地隨著七伯娘進屋，而後拿出柴刀，將那些圍在房子周圍的柴火一截一截地砍斷。七伯家的房頂被炊煙籠罩著久久不肯散去，一時間我竟分不清到底是雪還是炊煙。

七伯娘走後，七伯就沒有再去山林之中撿柴火，許多時間他都靜靜地坐在門口，抽著旱煙。可七伯的院子裡始終堆著一些柴火，這些柴火足夠燃燒七伯的一生。

聽村裡的人說，七伯是在一個春天的早晨睡去了的，連同院子裡的那些柴火都化為了灰燼。七伯離開了，在七伯娘走後不久，他就跟著離開了。

如今七伯的院子雜草叢生，只剩下少部分柴火，靜靜地待在院子的一角。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## 在河畔遇見獨腳白鷺

□吳建瓚

雨後的大地異常乾淨，空氣格外清新。晚飯後，我和家人漫步濱河公園，看山、看水。暴雨過後，低吟淺唱的龍河也開始有了大江、大河的志向，在這落日餘暉下開始了波濤洶湧的澎湃，其氣勢不亞於長江、黃河的奔騰，引來了無數過路的行人駐足觀看。

印象中的河畔，總有一些桀驁不馴的生命以不屈的姿態鑄刻在歲月的長河中，熠熠生輝。那只獨腳的白鷺，便是那晚龍河江畔、濱河之邊最動人的一抹風景。暴雨過後的龍河，河水洶湧湍急，裹挾著上游帶來的泥沙，水質看上去有些渾濁。就在這片洶湧中，一只白鷺闖入了我的視線。它靜靜地立在河中央一塊凸起的石頭上，身影孤獨而倔強。

我知道，它是吃魚的。只是在這急流中，它能捉到魚嗎？要是真能抓到，則堪稱捕魚界的高手。好奇心驅使我掏出手机想錄下它捕獲成功的瞬間。事與願違，我舉了好久也沒見有魚上嘴，只是見它在那幾塊石頭間來回跳動，頓覺無趣，只覺得這一定是只傻鳥。“媽媽快看，那只白色的鳥只有一只腳，它的另一只腳去哪兒了？”順著旁邊小女孩兒的手勢方向尋去，那不正是我剛才看到的那只嗎？

距離隔得遠，視線不清，我忙拿出手机使勁拉近了鏡頭，隱隱約約中似乎看見它真是單腳獨立支撐著身體。但我更希望它是休憩時把一只腳收縮著，以此來保持時刻的清醒。

這會兒，它在那幾塊亂石間來回踱步，每一步好像都顯得很艱難，但它又從未停止。一次次傾斜、跌倒，又一次次站立。遙遠的河對面，有三四只它的同伴在尋食，它們輕盈地掠過水面，時而高飛，時而低翔，它只在河的這頭默默地看著，它用尖尖的喙不斷地在亂石裡探尋，凭借敏銳的聽覺和視覺，捕捉那些微小的生命。不時低頭，而後仰望。俯仰之間，像心有雷霆，面若靜湖的智者。又像若有所思：如何才能凭借一己之力跳出這急流險灘？河對岸的同伴兒能否發現它並幫它一把？怎樣才能捕獲一條小魚來填飽此刻饑腸的肚子……

我開始擔心它。它若真是獨腳，水勢這麼急，它該怎樣才能離開這驚濤拍岸的亂石叢中？夏日的天氣，暴雨頻發，若是再下雨，河水高漲，它該何去何從？一個可怕場景在腦海盤

旋：無助的它  
餓得癱倒，然  
後被無情的大水拉下去  
隨波而下，直到無人知曉，湮  
沒在時間的長河。

奇蹟發生了，就在我唏噓不甘要離開的一瞬。它展開翅膀奮力一躍，飛向了天空。越飛越高，越飛越近，我清晰地看見那有力的雙翅之下的確只有一只腳，以至於它飛行的姿態並不完美，甚至有些搖搖晃晃，但又充滿了力量，彷彿在向世界宣告：即使獨腳，也能別樣飛翔。

那殘缺的肢體，讓人心生憐憫。我不知道它之前還是今天經歷過怎樣的磨難。是捕獵者埋下的夾子讓它在劫難逃？是與其他動物的激烈爭鬥讓它慘遭失敗？是這幾天突如其來的暴雨讓它在飛行中撞倒障礙物？甚至是先天性殘疾？但好像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此刻它還活著。

借著翅膀的力量，它总算飛到了岸上。這振翅一躍，只有它自己知道，這是多少個日日夜夜千磨萬擊的結果。那條練習飛行的小道佈滿荊棘，它撲棱著翅膀一次次跳躍，每一次振翅都是和重力與恐懼殊死搏鬥。那一次次在平靜的河面上練習，對它而言恰似在狂風巨浪中航，稍有偏差就會被無情的力量掀翻。飛向天空，就像是一座高峰，而它背負著沉重的枷鎖想要攀上去，身心俱疲，卻又倔強勇毅。千磨萬擊習飛苦，終破重雲向九天。此刻，它成功了，像一顆璀璨的星星，在天空中閃耀。那白色的羽翼在夕陽的余暉下格外閃耀，彷彿大地都在為它的堅強加冕。

它感動了我，用它的堅毅和勇氣。身體殘缺又有什麼關係呢，只要對生活的勇氣還在，就可以戰勝一切已知和未知的困難。那一刻，與其說它是一只獨腳的小鳥，倒不如說它是狂風暴雨中的海燕——對狂風暴雨，不期待，也無畏。做人也該如此，人生長河，挫折不斷，磨難無邊，但只要心中火焰不滅，亦能像獨腳白鷺那般在困境中綻放光彩。

河畔獨腳，別樣飛翔。它教會我無畏風雨，勇往直前！  
（作者系重慶市散文學會會員）



## 又逢秋天（外一首）

□阿瀾

又逢秋天  
陽光，一縷一縷  
織就遠山的思念  
一行一行  
鋪成平原的詩篇

層林，染紅秋天的寂寥  
我的詩句經霜  
那些忧伤  
隨著片片楓葉飄零

暮色，挽著余霞  
勾勒秋天丰盈的夢幻  
熟了漫天  
星斗狀的果實

霧氣，不是秋天的深沉  
一場冷雨  
怎能抹去荒野的嘆息？  
我有，永不言敗的花蕊

落葉，不待風旋轉  
就迫不及待地起舞  
奔赴我的懷抱  
奔赴歲歲年年的  
新芽  
於是，我獻出新枝

又逢秋天  
我倚在銀杏樹下  
仰頭接住金黃色的問候  
想打破  
這凜冽的季節，再次  
譜寫花序

### 花落的瞬間

桂花雨簌簌落下  
她知道，秋，姍姍來了  
清苦的日子瞬間就香了

鏡中白发  
紛披霜雪的冷  
若要散開心中的結  
只需一枝淡黃淡黃的桂花

一聲嘆息，如水銀落地  
在空蕩蕩的房間碎裂  
一些回憶在羅帳里，惊醒  
她在帶蕊的花心，自己  
抱緊自己

時光匆匆啊，時光匆匆啊  
只有窗外的明月  
如命運的輪盤  
轉過四季  
不悲，不喜

（作者系重慶市巴南區作協副主席）

## 土矮牆上的瓜

□黎強

老屋前後左右，破著幾堵土矮牆。

父親告訴我那是老屋原來的屋基，新打土牆房子時，曉得鄉下人建房造屋不易的爷爷舍不得挖掉老土牆根，說：“留著吧，是個念想”。舊土牆經日晒雨淋漸漸風化坍塌，慢慢變成了半截土牆，上面還長了層層的苔蘚，蓬生著一些不知名的牆頭草。爷爷老了，不能再趕著耕牛下田了，也沒有力氣割麥、打谷了，有時一個人顛簸地還去看看舊土牆，一站就是許久，自個兒在那裡把旱煙抽得呼呼的。

土矮牆就這樣與新屋為鄰。新的土牆房子飄出的炊煙，也會裊裊地在老土矮牆上打幾個旋兒，像是從來沒有忘記它們似的。飛來飛去的麻雀、家燕會撲棱著翅膀，啄食土矮牆牆頭草成熟的草籽，吃了個飽，又叫唧唧喳喳飛走了。土矮牆的排水溝潮濕，是螃蟹的栖身之地，山螺螄也會在溝渠的土壁上、草莖上、石縫邊出現。還有一些胖胖肥肥的土蚯蚓，是釣魚的絕佳魚餌，讓河溝裡活潑亂跳的鯽魚成為桌子上的美味。

小腳奶奶也是放不下老土矮牆的，有意把雞、鵝、鴨的圈築在那裡。天麻麻亮，奶奶就踮著小腳，去到雞籠鴨舍喂食，“咯咯咯”“嘎嘎嘎”“喂喂喂”地喚來雞、鴨、鵝們，把一土瓦盆苞谷籽撒在地上，看著雞、鴨、鵝吃得撒歡不已。末了，奶奶也像爷爷一樣，站在土矮牆前良久。有時，還這裡摸摸，那里拍拍，像與自家娃兒親熱一般。

一到秧種瓜時節，表姐就撿一把掏耙去到土矮牆下，做窩、點種、澆糞，就像在莊稼地勞作一樣，沒有一點走樣和差池。表姐說她小時候最喜歡在還沒有坍塌的土牆下“藏貓貓”“過家家”，還會在牆根旁邊的草堆下偷著學著納鞋底，學做針線女紅呢。

種下的南瓜、絲瓜、瓠瓜，在幾堵破舊的土牆下扎根，藤蔓

貼著土矮牆壁拼命使勁地往上爬，青綠的葉子、青綠的色彩也隨之飽滿起來。幾堵土矮牆不再單調，也不再孤寂，讓藤蔓撲棱地往上蹿。

三天兩頭，表姐就拉著我去看看瓜苗、瓜秧的長勢，或讓我跟著她去老井舀來井水，給瓜窩澆水，順便把一些吃盡力氣都還沒有爬上牆頭的小藤蔓扶好扶正，便于生長。小時候，我哪明白表姐的想法和心事，以為表姐種瓜就是閑來無事，利用房前屋後的空間栽幾棵苗苗，圖個好玩好耍。長大後才慢慢明白，其實表姐的內心裡還是裝著她兒時的老屋舊房子，去土矮牆種瓜，興許就是忘不了從前的時光，把土矮牆當成了曾經熟稔的玩伴。

南瓜開出了巴掌大的黃花，絲瓜也綻出了拇指大的黃蕊，瓠瓜也悄悄掛出花萼，土矮牆立馬蔥茏鮮活起來了。一眼望去，幾堵土矮牆的南瓜花、絲瓜花、瓠瓜花與坡上坎下莊稼地的不差上下，把鄉下的農事盛開得一模一樣，別有情趣。

土矮牆上成熟的南瓜個兒大，容易掉下來，表姐去竹林里砍幾根慈竹，划成篾條，用於支撐灰撲撲的大南瓜。絲瓜的架子早就搭好的，結出的絲瓜吊在竹編棚架下，讓我和表姐數來又數去。瓠瓜越長越乖，像極了葫蘆，但瓜上的絨毛有點刺手，讓表姐都不敢直接去摘瓜，而是用鐮刀割下、用草墊墊著摘取。

果實在幾堵欲倒未倒的土矮牆上掛著，很喜人，而我人小還够不著去採摘它們。不經意間回頭一看，拄著拐杖的爷爷來了，踮著小腳的奶奶來了。他們相互攙扶著，看了南瓜，又看絲瓜，再看瓠瓜。之後，還是像往常一樣，在土矮牆前無聲無息地伫立了很久。

只不過，爷爷的背更駝了，奶奶的眼更花了……  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，江津區作協副主席）